

袁祖亮 著

# 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



萬葉詩集

中華書局影印  
日本國立圖書館藏  
萬葉詩集研究

日本國立圖書館藏



# 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袁祖亮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 新登字 05 号

**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袁祖亮 著

---

责任编辑 王 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地理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33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

ISBN 7—5348—1323—9 / K·411 定价 9.80 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著作。共分七个专题：中国古代人口数量规模发展变化规律、中国古代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人口重心及其移动轨迹、中国古代的家庭人口数量规模、中国古代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中国古代的制土分民思想、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口数字的考疑。史料翔实，观点鲜明，是研究我国历代人口的有价值的著作，对研究今天的人口也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 序　　言

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问题、环境污染即生态平衡问题，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五大难题，它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如果今天在这些问题上决策稍有失误，便会给予子孙后代留下难以弥补的灾难。正是因为如此，各国政府组织大批人力进行研究，以期制订出科学的对策。

就目前的世界人口来说，已经处于失衡状态，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趋于高速增长。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和不安。

然而，目前在人口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当今世界的人口问题，而忽略了历史上的人口发展规律，这种偏向应予扭转。众所周知，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人口问题也不例外。但是，有些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周期较短，而有些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周期较长。对于人口问题，如果仅限于对现代人口的观察和研究，而不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着眼去考察这一问题，那就很难揭示其发展变化规律。所得出的结论，也不过是瞎子摸象式的结论，其原因就在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我们在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要把视野放宽，要站在宏观的高度去进行观察。不但要研究近百年的人口发展史，还要研究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乃至上百万年以来的人口发展史。即在进行横向研究的同时，也要进行纵向研究。因为当今人口是历史人口发展的结果。只有如此，才能真

正揭示人口发展过程中诸方面的奥秘和规律。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新旧石器遗址，遍布南北各地，中国的古代文献，保存了大量的人口方面的资料，这是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认真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以便从中找出其规律性，是人口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俚作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人口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其一，中国古代人口数量规模发展变化规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人口数量规模由小到大，似无极限。但是具体到某一生产方式即某一社会形态观察，人口数量规模又是有一定极限的。它有一个警戒线，超过该生产方式所允许的警戒线，人口数量规模便会自发调整，使其重新趋于平衡。直至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时，原有的人口数量规模才会跨上另一个新的台阶。总之，人口数量规模的发展变化是既有极限，又无极限。

其二，中国古代家庭人口数量规模研究。一般说来，愈是古代社会，家庭人口数量规模愈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脱离集体生活能力的提高，家庭人口数量规模会随之变小。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人口数量规模，更多地受制于统治阶级的剥削政策。当剥削政策对大家庭或小家庭不利时，家庭人口数量规模这一弹性物便会自觉调整，所以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庭人口数量规模过大或过小的现象。

其三，中国古代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表现人口增长速度快慢的指标，俚作研究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家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时发现，某一家族人口的性别比例，几乎等同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的性别比，男性约占 50% 强，女性约占 50% 弱。

其四，中国古代人口平均死亡年龄研究。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与生产方式有关，在相同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基

本相同，反之亦然。俚作收集并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平均死亡年龄，以及不同阶层，如皇帝、后妃、隐逸、书画家、官吏等的平均死亡年龄的差别，及寿命长短的诸方面原因。

其五，中国古代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二千年来中国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人口的地区分布，反映了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概况，因为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便是人口流向之所在。俚作以现今省区为单位，分别统计出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一些年份的人口数据、人口密度、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并在此基础上，求出了二千年来，中国人口重心移动轨迹图。该图轨迹紊乱多变，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南、北方和东、西方之间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现象。

此外，俚作还探讨了人地必须相称的制土分民规律，以及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口数据问题。

俚作且不谈在什么程度上完成了它的使命，凡是研究人口问题者大概会同意，要想揭示人口变化之种种规律，潜心研究古代人口是大有益处的。因此，本书只要能引起对人口问题有兴趣者注意到，我初试探讨的必要性，那么，俚作就不会完全辜负其使命了。

在这里，我要向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责编，深表谢意，他们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郑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郭庭柏副教授代我计算了人口重心点，并画出图幅，我也感谢他的有益的帮助。关于本书的誊正校对和一些数据的演算，我还得感谢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朱和平同志、硕士研究生梁子梅、魏建民、蔡万进、崔波同志。

自惟学陋才疏，见浅识拙，俚作的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方家指正！

袁祖亮

1991年夏于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

# 目 录

一、中国古代人口数量规模发展变化及其规律 .....	( 1)
二、中国古代家庭的人口数量规模 .....	( 48)
三、中国古代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	( 66)
四、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 .....	( 95)
五、中国古代的制土分民思想 .....	(135)
六、中国古代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人口重心 及其移动轨迹 .....	(151)
一 西汉时期的人口分布 .....	(153)
二 东汉时期的人口分布 .....	(185)
三 西晋时期的人口分布 .....	(210)
四 隋朝时期的人口分布 .....	(232)
五 唐朝时期的人口分布 .....	(255)
六 宋朝时期的人口分布 .....	(288)
七 元朝时期的人口分布 .....	(316)
八 明朝时期的人口分布 .....	(339)
九 清朝时期的人口分布 .....	(360)
十 公元2—1990年中国人口重心 及其移动轨迹 .....	(381)
七、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口数字的考疑 .....	(393)

# 中国古代人口数量规模 发展变化及其规律

## (一) 人口数量规模的台阶式增长

关于人口数量规模变化及其发展规律，在古代社会就引起了不少中国学者的注意，其中战国时期人韩非、明朝人徐光启、清朝人洪亮吉等均有论述。

韩非曾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多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sup>①</sup>。由此看来，韩非所说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每隔二十到二十五年就要增长一倍多。并且他为这种高速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食物、财物等方面供不应求而感到担忧。

徐光启也曾说过：“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sup>②</sup>。徐光启卒于1633年，我们可以推断，他的人口增倍所需时间的论述，要比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所发表的《人口论》中的相同观点早150多年。

清代学者洪亮吉（1746~1809年）在《若二集·治平篇》中说：“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文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乐年可谓文矣，然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

---

①《韩非子·五蠹》。

②徐光启：《农政全书·玄扈先生井田考》。

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亮吉所述的人口增长速度更为惊人，不过他所谈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可能指全国而言，可能是指某一地区而言。这个增长率不可能是自然增长率，很可能还包含有人口的机械变动——即人口迁移有关。

不但中国古代学者对人口数量规模发展变化有独到的论述，而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家也有类似的论述。如著名的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家、英国的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指出，在无大影响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规模每 25 年增加一倍。

既然人口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当然会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不安。地球上会不会产生人满之患？若干年后人们在地球上是不是找不到立足之地？这是人们迫切需要回答的疑问。

目前世界上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正在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悲观派，一种是乐观派。

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教授为首的悲观派认为：“当今世界的难题是富裕中间的贫困，环境的恶化、不加控制的城市的扩张，对制度失去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精神异化，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混乱等等。以上种种难题是由五个基本因素所制约，它们是：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和污染。并且这五个因素最终限制了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提出了以增长极限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模型。”<sup>①</sup>梅多斯认为：“世界的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和污染这五种因素是互相影响和互相联系的。”<sup>②</sup>“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的增长，粮食的增加要求资本的增长，更多的资本需要更多的资源，对更多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会造成更严重的污染，环境被污染之

---

<sup>①</sup>彭松建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第 481 页。

<sup>②</sup>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第 492 页。

后，又反过来影响人口增长和粮食的增加。梅多斯等把这五种因素相互联系性用反馈环路构成一个世界模型。”<sup>①</sup>他运用电子计算机对世界模型演算的结果是：“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的话，那么，由于世界的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严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和崩溃。早在公元 2100 年来到之前，增长就会停止，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 1975 年停止人口增长，到 1990 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实现增长为零的全球性的均衡。”<sup>②</sup>而以美国伊利诺利大学教授西蒙为首的乐观学派的看法，则与梅多斯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用一种新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当代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们从时间序列上分析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举例在 200 年前的 1776 年，世界总人口为 7.5 亿，总产量为 1500 亿美元，人均值为 200 美元，那个时候，可以说世界人口缺少，生活贫困，人类只有屈服于自然压力才得以生存下来。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1976 年），虽然世界经济景况存在着种种问题，世界总人口达 41 亿，但是，世界总产值已高达 5.5 万亿美元，人均产值达 1300 美元。这个时候与 1775 年相比，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他们预计到 2175 年，即 200 年之后，世界总人口将达到 150 亿，总产值将达到 300 万亿美元，人均值将达 2 万美元。到那个时候，人类已经较好地控制自然、经济高度发展，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正是从这样一种长期视野来考察世界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为：增长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乐观派除从时间序列方面把视野放在长期趋势上外，而且从横截面上把着眼点放到空间的扩展上，估计到 200 年后，人们能在太空中建立工厂和生产基地，这样可以

---

<sup>①</sup>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第 482 页。

<sup>②</sup>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第 482 页。

一部分人迁到外层空间的格局，形成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总之，在乐观派看来，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在空间的扩展可望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sup>①</sup>。

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目前人口学界关于人口数量规模发展变化规律的最有影响的两种看法。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缺陷，他们都是从横的方面进行研究，即进行平面研究，而没有进行纵向研究，没有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他们所引用的用以说明问题的资料，基本上仅限于欧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资料或进入资本主义以后，直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材料。这些资料固然弥足珍贵，但似乎还过于狭窄，用这些不完整的资料来证明人口数量规模发展变化规律，所得出的是瞎子摸象式的结论。因为人口数量规模的发展变化规律，周期很长，短时期的观察很难发现人口规律周期的全过程。我们应当把视野再放宽一些，应当从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来观察人口数量规模的发展变化，才能真正发现其规律性的东西。

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其规律的，当然，人口数量规模的发展变化也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人口数量规模发展变化的规律，既不是像梅多斯等人所说的是有极限的悲观论，也不是像西蒙所说的可以无限发展的乐观论。我们认为，人口数量规模的发展变化规律是既有极限，又无极限。即从宏观上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人口数量规模由小到大似无极限，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即每一种生产方式下，人口的数量规模又是有不同的极限的。也就是说，某一种生产方式下的人口数量规模是一个定值，当人口数量规模超过这个定值的时候，便会自发调节，使其重新趋于平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

---

①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

到新的生产方式出现时，即由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新技术革命到来之时，才能把原有的人口数量规模推向另一个新的高峰。当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推动力消失以后，即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完全取代旧的生产方式之后，趋于相对稳定时期的时候，人口数量规模便在新的水平线上也暂时趋于相对稳定。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人口数量规模之发展变化，所反映的上述规律则更加明显。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把从禹至宣统年间的中国人口数列表如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口数据并不精确，特别是居住在我国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人口并未统计在内。而且在古代社会由于人口与赋税是联系在一起的，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形式的隐漏人口未能统计在内。不过这些隐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不大（与全国所统计的总人口相比），不影响对问题进行宏观分析。

朝代	年 份	户 数	口 数	资料来源
夏	约前 2100 年		13553923	《帝王世纪》
西周	约前 1100 年		13714923	《帝王世纪》
春秋	周庄王十三年 前 684 年		11847000	《帝王世纪》
西汉	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12233062	59594978	《汉书·地理志》
东汉	光武帝中元二年 公元 57 年	4279634	21007820	《后汉书·郡国志》 引伏无忌所记
	明帝永平十八年 公元 75 年	5860573	34125021	《后汉书·郡国志》 引伏无忌所记
	章帝章和二年 公元 88 年	7456784	43356367	《后汉书·郡国志》 引伏无忌所记
	和帝元兴元年 公元 105 年	9237112	53256229	《后汉书·郡国志》 引伏无忌所记

朝代	年份	户数	口数	资料来源
东汉	安帝延光四年 公元 125 年	9647838	48690789	《后汉书·郡国志》 引伏无忌所记
	顺帝永和五年 公元 140 年	9698630	49150220	《后汉书·郡国志》
	顺帝建康元年 公元 144 年	9946919	49730550	《后汉书·郡国志》 注引伏无忌所记
	冲帝永嘉元年 公元 145 年	9937680	49524183	《后汉书·郡国志》 注引伏无忌所记
	质帝本初元年 公元 146 年	9348227	47566772	《后汉书·郡国志》 注引伏无忌所记
	桓帝永寿三年 公元 157 年	10677960	56486856	《晋书·地理志》
魏	曹奂景元四年 公元 263 年	663423	4432881	《通典·食货》
蜀	刘禅炎兴元年 公元 263 年	280000	940000	《通典·食货》
吴	孙皓天纪四年 公元 280 年	530000	2300000	《通典·食货》
西晋	武帝太康元年 公元 280 年	2459840	16163863	《晋书·地理志》
前燕	公元 370 年	2458969	9987935	《通典·食货》
刘宋	武帝大明八年 公元 464 年	906870	4685501	《通典·食货》
北魏	明帝熙平年间 公元 516—520 年	5000000		《通典·食货》

朝代	年份	户数	口数	资料来源
北魏	庄帝永安年间 公元 528—530 年	3375368		《通典·食货》
北齐	幼主承光元年 公元 577 年	3032528	2006880	《通典·食货》
北周	静帝大象中 公元 579—580 年	3590000	9009604	《通典·食货》
	大定元年 公元 581 年	3599604		《通典·食货》
陈	宣帝时 公元 569—582 年	600000		《册府元龟》卷 486
	后主祯明三年 公元 589 年	500000	2000000	《通典·食货》
隋	炀帝大业五年 公元 609 年	8907546	46019956	《隋书·地理志》
唐	高祖武德年间 公元 618—626 年	2000000		《通典·食货》
	太宗贞观年间 公元 627—649 年	3000000		《通典·食货》
	高宗永徽元年 公元 650 年	3000000		《通典·食货》
	中宗神龙元年 公元 705 年	6156141	37140000	《通典·食货》
	玄宗开元十四年 公元 726 年	7069565	41419712	《资治通鉴》 卷 208
	玄宗开元 22 年 公元 734 年	8018710	46285161	《唐六典》 卷 3

朝代	年份	户数	口数	资料来源
唐	玄宗天宝元年 公 742 年	8412871	48143609	《新唐书·地理志》
	玄宗天宝十四年 公元 755 年	8914709	52919309	《通典·食货》
	肃宗乾元三年 公元 960 年	1933174	16990386	《通典·食货》
	代宗广德二年 公元 764 年	2933125	16920386	《旧唐书·代宗纪》
	德宗建中元年 公元 780 年	3805076		《唐会要》 卷 84
	宪宗元和十五年 公元 820 年	2375400	15760000	《旧唐书·穆宗纪》
	文宗开成四年 公元 839 年	4996752		《旧唐书·文宗纪下》
	武宗会昌五年 公元 845 年	4955151		《资治通鉴》 卷 248
北宋	太祖建隆元年 公元 960 年 (得后周户数)	967353		《宋史·地理志》
	太祖建隆四年 公元 963 年 (取荆南得户)	142300		《宋会要辑稿·食货》
	太祖建隆四年 公元 963 年 (平湖南得户)	97388		《宋会要辑稿·食货》